

名人筆下的《麗達與天鵝》

陸小鹿



文化什錦

一個名叫麗達的女子死在車裏，車上有一隻天鵝。人們不禁猜測：她是被天鵝殺死了？還是被宙斯侵犯了？

麗達、天鵝、宙斯。對古希臘神話感興趣的讀者，一定會聯想起《麗達與天鵝》這個神話故事。麗達是古希臘有名的美女。一天，她正在湖中沐浴，宙斯愛慕她的美貌，化身天鵝來到湖邊。麗達見天鵝可愛，便用手撫摸牠，卻不知，通過撫摸她受孕了，後來麗達生下天鵝蛋，孵出四個孩子，其中之一便是日後引發了特洛伊戰爭的絕色美女海倫。

這是一個有戲劇感的故事，或許因其含有太多可供思考的細節，許多藝術家被它吸引，據此題材创作了不少藝術作品，達文西就畫過一幅名為《麗達與天鵝》的畫。碧綠的原野，繁花盛開，遠山如黛，村落掩映在青翠的山林之中。美麗的姑娘麗達，肌膚潔白、光滑，曲線柔美、優雅。一隻白天鵝，昂起脖子嚙着紅嘴巴，一副要親吻麗達的模樣，嬌羞的麗達扭頭避讓。這幅作品，傳神之筆在於表現出麗達的嬌羞與天鵝的急迫之感。

與達文西不同，威尼斯畫派的丁托列托，將此故事的背景由大自然轉移至室內。丁托列托筆下的麗達，正嬌軟地靠在一張綠絨沙發上，身後是色彩對比強烈的暗紅色絨布窗簾。有趣的是，與達文西一樣，丁托列托也畫出了天鵝的急迫之感。牠微張着紅嘴

巴，好似要一口吞下麗達似的。丁托列托將宙斯那種急於抱得美人歸的心態描摹得淋漓盡致。

達利也畫過此題材，不過他沒使用《麗達與天鵝》這個名字，而是取名為《原子麗達》。達利讓自己的太太作模特，由她來扮演「麗達」。畫中的白天鵝撲騰着翅膀，紅嘴巴快觸及麗達的面頰。因當時受到原子彈爆炸的影響，達利創作時借用了量子物理關於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一顆原子裏的每樣東西：電子、質子、介子等都是懸浮的，所以他將畫中的所有東西也置於空間懸浮的狀態，也因此該幅作品命名為《原子麗達》。翻看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筆下的《麗達與天鵝》，又是別一種趣味。

除了西方藝術家，《麗達與天鵝》的神話也影響過中國藝術家。那個寫「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的詩人張棗，就寫過一篇題為《麗達與天鵝》的十四行詩。開頭一段他這樣寫：「你把我留下像留下一個空址／那些燥爛的動作還住在裏面／我若伸進我體內零星的世界／將如何收拾你窺穿過的形跡？」詩中，張棗以麗達的口吻來追問宙斯為何消失了蹤跡。

張棗的這首詩，實際上是在致敬愛爾蘭詩人葉芝。葉芝早年就寫過一首名為《麗達與天鵝》的詩。有所不同的是，葉芝在詩作裏追問的是麗達是否從受孕開始就種下了特洛伊戰爭的種子？說起來，以神話入詩，和以神話入畫一樣，雖有現成的手頭素材，好似創作不至於太難吧，實則卻如戴着枷鎖在跳舞，如何在有限範圍內跳出新意舞出妙姿，才是考驗一個藝術家水平的時候。

狐

李憶君



自由談

東方的民間傳奇，狐狸一直佔有着一席之地，而且還是挺重要的一席。說到東方傳奇，說到狐狸，許多人都先想到中國。不是因為中國狐狸產量多，而是中國狐文化歷史悠久。不論是在思想觀念上或事態上，整體性的意識形態已完備形成。狐狸的品種很多，若只按毛色分，至少有四五種。但對中國人而言，都沒差別，這是指狐文化而言。在這範疇裏，狐狸可以是人、是神、是仙、是妖、是精，當然也可以是鬼魅。

狐狸聰明伶俐，通曉人性。落到擅長編造故事的中國人手裏，早在蒲松齡之前，狐狸已具備人、神、仙、妖、精、鬼的各種形象。而《聊齋志異》裏的狐仙也好，狐狸精也罷，嚴格說來就只能算是精，是後來加工，不能說是首創。中文有狐媚一詞，意思是指女子以媚態迷惑男人。為什麼謂狐為媚？說明狐狸善於魅惑。可又因她通曉人性，有思想，有感情，種種諸如此類的真情實意，以致使她在感情上多有損傷。此乃狐狸的憂傷。

而在現實生活裏，一個女子，被謂為狐媚，一聽眾人心裏便自有分解，不必詢問，更無需註解。尤其是被

稱作狐狸精者。就不是蒲松齡筆下的狐仙這麼單純了。替天行道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幾乎所有的民間傳說、傳奇，但凡有「妖精」出現，必有許多旁人競相出手，誓必要把「妖精」除之而後快。而且不吝筆墨；妖精最後如何現形，如何化為一攤血水或一縷輕煙的過程，都有詳盡的細節描寫。

而在追求生活的意味上，狐文化也有其不朽的歷程。太遠的不必說，就說《紅樓夢》吧。雪曹芹寫紅樓夢，在描寫衣飾上用的是正色的筆觸。特別是寫到他最愛的林黛玉，因為是正色，所以莊重而典雅。「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皮的鶴氅，束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簪」，而賈寶玉則是「只穿一件茄色哆羅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小鷹膀褂」，同樣是罩狐狸皮，極大可能是不一樣的狐皮。因為《紅樓夢》裏提到皮草的次數是蠻多的，而且一大堆術語，除了黑狐、白狐、青狐、黃狐、還有什麼大毛、小毛、沙狐頸部毛皮的。連徐訐在其小說《風蕭蕭》裏也有：「白蘋垂着眼，幾乎是低着頭，披一件長毛銀狐大衣，下面拖着雪白的晚禮服」。可見「狐」不僅是文化，也是一種人生的愛悅，體面地表現在生活裏。



柏林漫言

柏林已是深秋，氣候漸涼。今天下着綿綿細雨，這並不影響我興致勃勃的心情，因為手上，拎着一桶大閘蟹。

這個白色的塑料桶並不大，有一個藍色的蓋子，可以蓋得很緊。桶身有三個拇指大三角形的孔，那是讓大閘蟹透氣的。時不時某一隻太需要伸展的大閘蟹會把一條腿從這個洞裏伸出來。我輕輕敲一下，牠便立刻縮了回去。因為，我要拎着這桶大閘蟹去坐公運車，我可不希望被司機因為攜帶「不明生物」而被趕下車。

這可不是隨便瞎猜的，剛入秋便看到新聞上的一件真人真事。有位饅大閘蟹的國人大老遠坐火車去某個湖邊漁民那兒買了幾十隻大閘蟹。不過他大大低估了這種野生大閘蟹的生猛，一不留神，大閘蟹們趁他打盹兒的時候開始了「大逃亡」。大閘蟹開始在火車車廂四處橫行，一位德國老太太可能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可怕」的生物會出現在火車上，在第一時間便報了警！

於是，這個難奇的出警便上了新聞。接連着那兩個禮拜，大閘蟹一時間成了幾乎隔

柏林買蟹記

余逾

天就有的新聞。大部分的新聞標題是，「德國大閘蟹氾濫成災」，「大閘蟹成為讓漁民頭疼的問題」。於是，這個新聞傳到了千里外的中國，更引起熱議：「我們願意組團為德國人民排憂解難，認領大閘蟹！」

比較有執行力的，當然是德國當地華人。我們開車半小時，便到了柏林近郊的湖畔。朋友帶着我們沿着湖邊一條小路來到一個漁民的碼頭面前。朋友和漁民早已熟識，打個招呼說：來四十隻大閘蟹。漁民大叔便拿上一個藍色的大桶去了船上。

朋友在柏林生活了很多年，她告訴我說，曾經的螃蟹都是漁民抓來碾碎了餵魚的。後來被中國人看到，哇，這麼肥的螃蟹碾碎餵魚真是可惜啊，便向漁民購買。漁民最開始就免費說，說你們拿走好了，德國人對於這種骨頭和肉難以清理着吃的物種完全沒有興趣。後來需求多了，便開始一歐元兩隻，然後一歐元一隻，一點五歐元，兩歐元，到現在二點五歐元一隻。

即便是現在二點五歐元一隻，如此三四兩又肥又大的野生大閘蟹，當地華人們也覺得撿了寶一般。要知道，國內養殖大閘蟹，三兩的也得賣個好幾十元人民幣。於是，好吃的華人們也有了新的生意：團購大閘蟹。



▲柏林近郊湖區的漁民碼頭

作者供圖

住市區的人們不需要親自去郊區湖邊，有人會周末一早統一去漁民那裏撈上幾十上百斤螃蟹，再按預訂需求分到一個一個的小桶裏。一般一個小桶兩公斤多，大概十五隻螃蟹的樣子。然後司機送到三四個分發點，便於周邊的預訂客人領取。於是，我便有了手心的這一桶大閘蟹。

心裏已經按捺不住想像滿是蟹黃的大閘蟹蒸好上桌的樣子，也順便閃過一個念頭，什麼時候德國人會開始吃螃蟹呢？

戲為神功

張茅



香港隨筆

東涌由新舊兩部分組成，東面新區豪宅屋苑，舊村集中於西南角，黃家圍、牛凹村、上嶺皮村屬原村落，村民最近慶賀侯王誕，上演神功戲，演足九本，由名伶擔綱，便前往趁熱鬧，感受村眾酬「神功」香煙繚繞的氛圍。戲棚在廟前一塊空地搭起，臨近海濱，周邊插上彩旗數十面，迎着海風飄舞，一座高約三層樓的花牌豎起，左右兩行吉祥語「龍馬精神」、「如意吉祥」、「合境平安」。戲棚高大寬敞，台下面左右兩列座位，可容觀眾近千，晚間，這大海邊的一隅，燈火如同白晝，鑼鼓弦笛奏出的粵音，小生、花旦唱的二王、慢板、南音傳到村裏。場內看戲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幼免費觀賞，座無虛席，隨着台上情節的反應，一時專注入神，一時哈哈笑。顯然，他們很喜歡粵劇。

原來港九及離島，每年上演神功戲六百多台，平均每月有五十台戲公演，全港似乎沒有第二種文娛活動演出場數之多，觀眾之眾，地區之廣，以及自發觀賞。這樣深受歡迎的情況，與日常所聞似乎不一樣，我們常聽到「粵劇與社會脫節了，觀眾越來越少了，快要被淘汰了……」許多人小看粵劇，卻又不少人喜歡粵劇，甚少接觸粵劇的可能是新生一代，受現代文化教養的他們，習慣於欣賞當代戲劇、電影、音樂，看粵劇、聽粵曲的不多，與傳統戲曲多少有些隔閡。

在東涌侯王誕走一回，看了一會神功廟，突生感悟，香港粵劇的根基很是扎實，扎根於市民，受平民百姓支持，「睇大戲」是他們的最佳娛樂；扎根於新界及離島各鄉，以及市內平民眾多的社區，只要有機會不輕易放棄，在市區打工的村民，



每有盛事，都要回村看戲。

每年上演六百台大戲，背後熱鬧場面可想而知，今年的神功戲先後在大澳、沙頭角、大埔元洲仔、茶果嶺、塔門（包括吉澳、高流灣、三門仔、深灣、三磨石灣及聯益漁村）各地上演，是村中盛事，動用人力物力，村民踴躍參與，沙頭角今年太平清醮舉辦神功戲，聘得龍貫生劇團蒞臨演出，搭戲棚花很大工程，戲棚需要六百至七百支長竹，還需杉條及板塊，須解決運輸問題，村民租用一艘躉船載運，由西環碼頭出發，運至沙頭角荔枝窩，航程三小時，抵埗後，紮成竹排，用吊機放在海面，再將竹排擡至岸邊，村民為幾台神功戲，動用村中人力全力以赴，但求滿足全村居民看幾場好戲，年復一年，以沙頭角一處為例，粵劇有很好的觀眾基礎，只待市區推廣，逐步吸引觀眾。

我們誤以為粵劇已近黃昏，誰想到戲行收入令人羨煞，神功戲下鄉，大老倌一晚演出的收入四萬元作底，多至十萬，慣例演出四晚，大老倌收入起碼十六萬元，多者四十萬元，收入頗豐，紅伶阮兆輝、文千歲、尤聲普、陳好逑、林錦棠、梅雪仙、南鳳，以及汪阿姐、羅家英也曾落鄉登台。

下鄉演戲，也會遇上風險，戲棚在空地搭起，蒲台島的戲棚一半在山邊凌空，若演出期間遇颱風襲港，可謂險象環生，大澳有一年神功戲，演至半場，天文台宣



布八號風球，主辦人叫停，即時停演、停電、停水，觀眾匆匆四散，場面混亂。劇團老倌慌忙收拾衣箱，用繩綁穩，戲棚被暴風吹得嘍嘍響，戲班同人不敢外出，擠在戲台上睡，花旦王后吳美英匆匆落妝，摸黑走回租住的棚屋，外面風雨交加，沒有食物充飢，回憶起來，心有餘悸。

還有一宗事故，發生在蒲台島天后誕，這次由吳仟峰的劇團演出；農曆三月港外正醮颶風，蒲台島風力漸增，戲棚吹得嘩啦啦響，戲棚位置在天后廟旁，廟建在崖邊，因此有半邊戲棚懸空，這次平安度過，但險象環生。另一次卻出事了，戲班船泊岸後，眾人徒步上山，衣箱留待繩索吊上山，當日吹大風，兩個衣箱吊到半空，繩索突斷，衣箱跌落海中，眾人驚叫，有多人落水合力將兩衣箱撈到岸邊，吳美英的戲服仍可用，吳仟峰的戲服浸透鹹水，繡花線褪色，所以戲服染上不同顏色，不可再用，收入所得不足以抵償損失。這些故事偶然發生，令人難於應付。

每年三月天后誕、七月盂蘭勝，以及太平清醮是粵劇旺季，大小劇團不愁沒地方落腳，其他上演的日子如廟宇開光，新春賀歲，鄉人打醮，神功戲由當地村民及祠堂籌集資金聘請戲班演出，酬謝神恩，人神共享，粵劇依靠民間習俗與節慶盛會的演出獲得生存空間，植根於平民社會，不被淘汰，未來發展，需要文化部門的資助，提供條件向社區推廣。

昆明古寺

純上



繽紛華夏

按原計劃辦。

筇竹寺在昆明西郊玉案山上，離城區十幾公里，是禪宗傳入雲南的第一寺。原來只聽說過雲南最古老的圓通寺，但東道主極力推薦，參觀過的美國學生也讚不絕口，我不由心生好奇。玉案山寺廟眾多，農曆初一、十五上山進香拜佛者絡繹不絕。我去的那天下雨，又非時非節，沿盤山公路迤邐而上，沒碰到多少行人或車輛。車在寺廟外的空地上停下，一眼就能看到紅色圍牆上藍底金字的「筇竹禪寺」四個大字。沿圍牆上緩坡，左轉到達寺廟正門。乍看並不顯赫，也就三開門面，兩根

紅柱，中間紅匾上寫着「筇竹寺」三個金字。

山門左右各兩尊、一共四尊金剛，這是四大天王。迎面是笑容可掬、大肚能容的迎客彌勒佛，這些都是漢傳寺廟的標配。第二進門堂卻別有洞天。這裏左邊為天台茶閣，供奉孔雀明王，右邊為梵音閣，供奉千手觀音，還有名聞中外的五百羅漢。寺中大雄寶殿兩側牆壁各有三十四尊羅漢，大殿有六十八尊。天台茶閣的中堂供奉五十八尊羅漢，左堂和右堂分別有七十五尊，外廊十尊，共二百一十八尊。梵音閣的中堂有五十七尊羅漢，左右兩堂各七十五尊，外廊十尊，共二百一十七尊。兩閣中的羅漢分三層圍繞，第一、三層為坐像，第二層為站像。三殿共有羅漢五百零三尊。這是清光緒年間四川泥塑藝人黎廣修帶領五名徒弟耗時七年才完成的。



▲昆明筇竹寺一隅

資料圖片

神態各異，個性分明，手裏拿着各色日常工具。有一個似乎是個屠夫，杖頭還頂着塊豬肉。要是一細看，大概能在這裏消磨一兩小時。

我是外行，草草一過，又往裏走。經過大雄寶殿（供奉今世佛釋迦牟尼、西方阿彌陀佛和東方藥師琉璃佛），來到火災後新建的華嚴閣，再往裏是觀音閣。天上仍下着細雨，一路沒有碰到其他遊客。不知不覺走到了後院。遊廊外有個放生池，裏面一座石雕犀牛舉頭望月。池邊三塔相連，片石砌築，是典型的元塔建築風格。《徐霞客遊記》中有載，這三座舍利塔，中間的是將筇竹寺發揚光大的高僧雄辯大師塔，左為玄堅大師塔，都是元塔，右邊的則是明代無相大師的舍利塔。塔上青苔斑駁，看起來很有年頭，都是珍貴文物。

傳說筇竹寺始建於唐朝。昆明高光、

高智兩兄弟路遇犀牛，追到玉案山碰到一群相貌奇特的僧人，他們插筇竹枒杖於地，第二天就變成一片竹林，於是在此建寺。但考古發現，文字記載只能將建寺時間推到元代。後來寺廟毀於祝融，明代又重修。筇竹寺依山而建，坐西向東形成四進三院結構。現有的三重院落沿中軸依次為：山門、大雄寶殿、華嚴閣。天王殿左右廂房為天台茶閣、梵音閣。大雄寶殿左右廂房為祖師殿和伽藍殿，還有客堂、齋堂、僧房、方丈室、香鋪、長廊等。中軸線上的建築屋頂都採用黃色琉璃瓦鋪設，其餘用青瓦鋪設，主次、尊卑分明。

別有趣味的是長廊裏的僧侶宿舍外有小小黑框，寫着勸人向善的標語。穿袈裟的僧人拿着大碗去飯堂吃飯——據說這裏的素齋做得很好。方丈室門外明碼標價七月半盂蘭盆會或供奉逝者姓名費用多少。筇竹寺真是一座充滿煙火氣、活生生的人間寺廟。